



## 文化观察

# 坚守“一生一事”的精彩

## 匠人的深情与困顿

□本报记者 杨宁舒

“匠人”，曾经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大工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生活的便捷和物质的丰富，我们来不及等待那一针一线、一钉一铆的经年累月的“沉淀”，工业的便捷替代了手作的温暖，同时也带走了人们倾注在手工艺之中的爱与专注的能力。生活变得越来越快，人们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甚至连排队等候都成了一种煎熬。快，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烦躁，我们甚至忘了问一句：大家为何非要过这种“你追我赶”的生活？

不知不觉中，有人在觉醒，反思工业革命是否真的就意味着，将从前的传统抛弃得一干二净？有人付诸行动，重新捡起祖辈们留下的手艺活儿。更多的人开始购买，那些带着温度与情感的手工制品。

工匠精神，带着一个时代的气质，重新回归社会，人们开始凝望，由它诠释的敬业、专注、诚信和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有用一生做好一件事、最终达到极致的那一颗痴诚之心。然而，在这个凡事讲求效率、人人梦想一步到位的今天，我们又能为匠人的“极致”留下多少生存的空间？

### 用尽深情 做予“最爱”

每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都是斫琴师张金桥的“天堂”，沉浸在复杂繁重的古琴传统制作工艺之中，他常常忘不了时间，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古琴，属于工艺复杂的手工乐器，其间有一百多道工序，制作一张琴往往需要耗时两三年之久。斫琴技艺早在唐代就已经非常发达，目前存世的唐琴有近二十张，著名的“九霄环佩”距今1250余年，至今仍能用于实际演奏，堪称音乐史上的奇迹。

张金桥是广陵派第十二代古琴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制作传承人。1997年，他拜在广陵派第十一代宗师梅曰强先生门下，学习古琴演奏及古琴制作技艺。梅曰强不但擅弹琴，更擅斫琴，2000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中国政府赠送给他一张制作精良的古琴，即由梅先生亲斫。

虽然张金桥擅弹琴，无论是传统大操《潇湘水云》、《广陵散》，还是难度极高的现代琴曲《梅园吟》，他都得心应手。但是他还是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了斫琴事业。而最让他头痛的就是斫琴的后继乏人。

斫琴师，其实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职业，首先他要有出色的演奏技巧，对古琴音色有深刻的理解，还要有极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和不惧体力消耗的耐力。同时，他还要具备综合的文化素养，对古琴制作背后承载的中国儒释道的哲学思想和美学境界，有长期的深入思考和整体把握，才可以称为传统意义上的优秀斫琴师。而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斫琴师不怎么弹琴，擅长弹琴的人，又因为吃不了斫琴的苦，还有斫琴伤手等原因，对斫琴望而却步。

张金桥说：“我每天仅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有时琴不出来，真是非常着急，但是其间复杂的工序是无法省略的，同时还需要时间的沉淀。所以我很想请几位助手，也一直在寻找和培养，结果是想学的人本来就少，又因为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最终都半途而废。”

“髹漆”是古琴制作中的重要一环，它使用的天然生漆是世界公认的“涂料之王”，古琴能够历经千

年不腐不朽，完全是依赖其特殊的构造和漆胎工艺。然而生漆的过敏率却是百分之百。著名的斫琴师王鹏在形容他的过敏状态时说，自己的头肿胀得像一个“猪头”，完全辨不出模样。张金桥在最初的斫琴生涯中，手指一度肿胀到无法工作，之后的过敏现象遍及全身……

很多人因为过不了生漆这一关而半途而废，但就算过了这一关，不再对生漆过敏，因为它的刺激性，长期将身体暴露在生漆的环境中，依然是有害的。

“或许在你们看来，斫琴师是非常苦的一个职业，但是我们却在苦中品尝着世人看不到的甘甜。每做一张琴，我都想象着，它是为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做的，我在创造一个无比纯净与美好的生命。”张金桥动情地说，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斫琴的世界里，体会“用尽深情，做予最爱”的那份纯然的快乐。

### 谁解匠人心？

初见佳宁，她正在某咖啡馆举办的周末“手作集市”上展示羊毛毡靴，波西米亚风格的长裙，耳边戴一朵玫瑰花，分外俏丽和醒目。

她告诉我，擀毡技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由蒙古游牧部落传入，宋末及元朝时期，蒙、回、汉等多民族在西北地区杂居，当时蒙古族人居住毡堡，用毡作褥，一些居民就向蒙古族人学习了擀毡技艺，“毡匠”这一职业也应运而生。

擀毡用料主要以羊毛、牛毛为主，要求毛丝纤长，所需的豆面和麻油要纯正，且要纯手工制作，羊毛、铺毛、喷水、喷油、撒豆面、铺毛、卷毡、捆毡连、擀连子、解连子压边、洗毡、整形、晒毡，13道工序缺一不可，每个细节只用简单的工具，用手工操作完成。毡匠们在擀毡过程中唱着擀毡调，边唱边做，节奏协调，亦劳亦乐。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毛毡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擀毡匠越来越少。随着老一辈擀毡艺人的老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佳宁接触到擀毡技艺，是因为嫁给了蒙古国小伙子。2012年，她随丈夫回国探亲，正值零下40几度的寒冬，婆家人就拿出了自己手工制作的羊毛毡靴给她穿。没想到她就此爱上了毡靴，一穿就是三个冬天。她说原因很简单，太舒服了，轻巧又保暖，还很好清洗，不变形，我就一直穿了洗，洗了穿。

作为海洋生物学硕士，佳宁对环保产品极其敏感。她开始对羊毛毡进行了深入调研，发现擀毡工艺从原料到制作过程都十分环保，对环境的破坏极小。这样的工艺可以广泛应用于服装、鞋帽、饰品、床品甚至家具等各个行业。近年来在欧洲流行起来的羊毛毡手工包、大衣等私人订制产品，价格十分昂贵依然深受欢迎。

于是，她成立了自己的羊毛毡工作室，开始从蒙古国引进纯手工制作的裸靴，样子由她亲自设计，在舒适度和外观方面对传统羊毛毡靴进行了改良。裸靴抵达中国后，再由她做后期的精加工，用针毡工艺在鞋子上添加各种时尚图案，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

佳宁说，我对自己制作的每一双鞋子负责到底，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毡靴，而是我们这些“守艺人”对传统工艺的礼敬。

尽管佳宁的毡靴受到以文化人为主的小众群体的欢迎，但是她依然面临生存的困境。她说，冬



身着毛毡披肩的佳宁。

天还好一些，夏天的月收入经常不足千元，还要依靠丈夫的奖学金和父母的资助生活。

佳宁的困境不是个例，目前我省很多手工艺人都面临这样的困局。佳宁说，手工产品费时费力，但是却不能卖上高价，否则就更没有人买了。我卖过的最贵一双羊毛毡靴，也就一千多元，上面的图案是我用了近九个小时的时间，一点一点截上去的。图案简单一点的，大约都是几百元一双。尽管我们承诺对自己的每一双鞋子负责到底，依然会有人质疑说，鞋子可不敢买非工业化生产的。

### 爱与生存之“惑”

虽然政府相关部门也会组织各行各业的手工艺者参加省内外举办的各种文化展会，但是路费和食宿依然是很大的开销。许多手艺人没有自己的店面和摊床，只能通过网络展示自己的产品并出售，有些年龄大的艺人，因为操作的问题还要请亲属帮忙，更增加了销售的难度。

生活报记者张清云，多年来一直采访我省各行各业的手工艺人，他说，省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手艺人我都采访过，他们大多数人只把传承的手艺当做爱好，并不能仅靠手艺养活自己。他们最大的心声，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开辟手工作坊一条街这样的旅游文化景点，把大家组织起来，让他们集中展示和销售手工产品。当然，如果租金过高，他们还是负担不起。

工作之余，张清云也会痴迷于各种手艺活。他曾经修过手表，三年前开始研究锔瓷手艺，如今已小有所成。他说，我老家是山东潍县的，我的太爷



斫琴师张金桥。

爷就是挑着挑子，从山东一路锔锅、锔缸来到东北的。

“锔艺”匠人曾出现在旧时百姓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如今，物质的丰富，已经不需要人们再把日常用品送去修补补了，锔瓷工艺也日渐式微。让它重新火起来的，是茶文化的兴起，许多不慎打破的茶具，经过锔瓷工艺的修复，反倒成为更具艺术价值与观赏性的作品，受到茶人的追捧。一些知名的美术院校也开设了锔瓷工艺课程，艺术设计人才的加入，让这门古老的工艺焕发了新的生机。

但就算锔瓷工艺火了，艺人们的生存也依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乐观。张清云说，国内有名的锔瓷工艺师当然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寂寂无名，特别是在黑龙江这样茶文化传统相对薄弱的地方，人们对锔瓷工艺的理解和认可，与匠人们的付出还是不能形成正比的。

虽然张清云已经在黑龙江“锔瓷界”有了些名气，但是他依然要把自己的作品发布到网上去“揽活儿”，自己还会到古玩城去推销，以便接受更多的订单“过过瘾”。

尽管手艺人处境艰难，佳宁依然坚定地走在成为职业手艺人的道路上。她说，当你专注于手工制作当中，看着一针一线在你手下活了起来，有了生命，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像每天都与一个未知的自己相遇。手作的魅力就在于，她让你在认真的劳作中，抵达真实的自己。

目前，佳宁做起了微商，并成立自己的公众号，还在积极寻求开拓欧美市场。她说，不管外界环境怎样，就是要先做好自己，用自己的产品来说话。

而佳宁最大的担心，是当她把产品做到极致，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时，某天在淘宝，会忽然冒出一大堆山寨产品。因为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某位设计师的呕心沥血之作，瞬间被一大堆粗制滥造、照葫芦画瓢的作品淹没。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做到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整个社会层面也没有形成对“匠人文化”发自内心的尊重、敬畏和认可。而其实，这种“工匠精神”，正是日本、德国、荷兰、法国等上百年的企业得以屹立不倒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日本，代表敬业、认真、诚信和孜孜以求“极致”的匠人精神，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走向繁荣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成为一个国家厚重的文化沉淀。



李熏风在延安。

# 李熏风：往事并不随风

□《生活报》记者 静伟

在李熏风次子李立滨的家中，李熏风的二儿媳张霞拿出老人生前留下的一本写作年历，牛皮纸的封面，显然是自己装订而成，每一页都已泛黄，就像是久远的岁月。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得出老人平时的认真严谨，看得出他对革命、对事业的热诚真挚，但他的字迹，可能就像他生前的口音一样，并不太容易辨认。但记者还是努力辨识出李熏风于1934年写的一首小诗，诗名叫做《希望》：不见光明到来吗？上天入地去追求吧！冀期希望的烈火，终会有伟大的收获。

记者算了一下，写这首诗的时候，李熏风21岁，风华正茂，青春热血，从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苦难现实的关切与不满，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与追求。

他的一生轨迹，绝非偶然。

## 青葱岁月

### 一路换乘毛驴马车被护送到延安

在李熏风写作年历的开篇就提到，他在川南师范学校就读的时候，就是一个进步学生，他把对革命的憧憬和向往，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都投注到自己的诗文之中，那个时候，他写了大量的诗词和进步文章，如《为自由而歌》、《抗战吟》、《农村十二月》、《压迫》……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为了保护自己，他先后换了四五十个笔名，如江城子、江山、金赤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创作和收集了大量的儿歌，从他为这些儿歌写的《序》中，依稀可辨：我是以儿童的变化和快乐的。我想“培植”他们的生命力……藉此获得精神上的潜移默化，成为一个国家健全的公民。看得出来，李熏风当时是把国家的希望放在了孩子身上，其用心可谓良苦。

李熏风是如何加入党组织的，由于本人已逝，家人也并不十分了然。但他偶尔也会跟孩子提起过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其次子李立滨说，真的有些像影视剧中的剧情，惊险且精彩。据他说，青年时的李熏风，经常去当地的一家书店跟他的入党介绍人去接头，有一次当他再次去那家书店的时候，窗前摆着的花向他暗示出危险，他的入党介绍人已经被捕了，这是在向他发出信号，让他得以侥幸逃过一劫。

因为当时的斗争环境已经非常凶险，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些青年学生的安全，决定护送他们到延安，就这样，李熏风和其他青年学生一起，不断换乘马车、毛驴，从四川一路抵达延安——他们心目中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而就在他刚走之后，他的父亲就被国民党当局抓了起来，整整关了两年。

遗憾的是，李熏风在延安的经历如今已大多湮没无闻，但在张霞保存的一本红色封面的《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校友录》中，可以看到李熏风参加了1943年到1944年文学系第五届的学习，系主任和教员都是像何其芳、周立波这样的知名文艺大家。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旧址位于延安城东北5公里桥儿沟。毛泽东曾在鲁艺发表演讲时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由此，也可见当时的党组织对李熏风的特别器重和着重培养。

### 艰难岁月

#### 柳河劳动依然苦中作乐

1946年，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李熏风来到东北，在齐齐哈尔任嫩江省公安处秘书，1947年调入嫩江新报社任嫩江农民报主编。之后经组织介绍，与当时任小学教员的吴玉秀结婚。1949年嫩江新报社并入黑龙江日报社后，他和爱人一起来到了哈尔滨，同在报社工作。当时他们在道里区电车街12号住了短暂的几年，其长子、长女均是在这里出生。之后就搬到离电车街不远的经纬街报社家属楼，李立滨至今印象犹深的童年记忆是，当时报社每半个月都要杀一次猪，当时他们这些报社的孩子们都会跑去围观，那场面甚是欢乐。

少年不识愁滋味，并不了解大人们的高处不胜寒。李熏风调入黑龙江日报后，先后任副刊部、编辑部、副总编辑、总编辑、秘书长等职，后去柳河劳动。少年不识愁滋味，并不了解大人们的高处不胜寒。李熏风调入黑龙江日报后，先后任副刊部、编辑部、副总编辑、总编辑、秘书长等职，后去柳河劳动。

李立滨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只有13岁，全家人却已各奔东西，学校又不让上学，自己只能和爷爷一起在家独立生活。后来报社的一些老同志看在眼里，就跟李立滨说，要不，你也去柳河吧，半工半读，也可以和你父母在一起。就这样，李立滨也去了柳河，和山下一营的母亲住在一起，边上学边劳动，但与父亲还是很少见面，因为父亲是在山上四营，离他们的住处单程就要有30多里。李立滨有一次去看父亲，大冬天里没戴帽子，父亲见了连忙把自己的帽子给他戴上，等李立滨回到妈妈那里，妈妈见了说，那你爸爸没帽子怎么办？于是第二天，李立滨又自己戴着帽子把父亲的帽子送了回去。从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这一家人的彼此牵挂，彼此关心，在那个艰难寒冷的岁月里，他们用亲情相互取暖。

但李立滨说，即使条件那样恶劣艰苦，但父亲却依旧乐观坚强，热爱生活。甚至还自己编一种“倒刺刺”的捕鱼篓，本来是想捕鱼的，没想到经常捕上来的却是蛤蟆，拿脸盆煮一大盆，就这样苦中作乐。李熏风最不能缺的是书，经常让李立滨从山下给他送书，每次书一送到，他和一起下放的滕晓飞就如饥似渴地阅读，有时甚至能读上一天一夜。

### 老骥伏枥

#### 文学战场上的倔老头

1978年，李熏风返哈。当时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李熏风说还是愿意搞文学，就这样，他成了当时省文联文学艺术研究所的负责人。1981年，文学艺术研究所整体划归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正式称文学研究所。当时文学所共有研究人员9人，为李熏风、李安恒、王观泉、曹惠南、张镇、彭放、李树栋、崔树人、喻权中。文学研究所在正式成为学术研究机构后，在全省范围内广纳人才，一

批优秀的科研人员充实到研究所，对学科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国内产生了影响。

李熏风多次下乡，深感赫哲族语言、民俗濒临灭绝的危机，为此，他带领抢救赫哲族伊玛堪小组前往赫哲族村采风录音，撰写有《赫哲族英雄叙事诗》、《满斗莫日根》、《马名超和东北民间童话》、《民俗学——民间文学》、《民俗研究大有可为》、《从民俗学看〈呼兰河传〉》、《民俗宝藏亟待开发》等论文。翻译出版童话集《两个渔夫》，搜集整理发表《老君炼山》等民间故事。在李立滨的记忆里，父亲几乎很少在家，有时候买不到坐票，就自带一个小马扎坐火车下乡。

李立滨说，父亲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写完稿子，都会大声地念上一遍，因为李熏风的老家是四川省中，一直乡音未改，有时又夹杂着一些不伦不类的东北话，说话的话有时连李立滨这些子女们都听不太懂，“感觉像像的像外文。”而曾与李熏风共事多年的省报老报人马登回忆说，李熏风才思敏捷，有时候版面调整出现空白，需要用小诗填补，每每都是李熏风刷刷地写出来，“写东西非常快”。

李立滨用一个字形容父亲的性格：倔。说父亲无论是在报社还是社科院，工作起来都特别较劲、较真。那个时候他在家中常见的场面就是，父

亲因为一个版面、一个选题、一个论点跟同事争执起来，每到这个时候，李立滨的妈妈都习以为常地说：“不用管！他们过一会儿就好了！”因为她知道李熏风一切都是从工作出发，没有任何私欲私怨。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他也毫不留情面。李立滨说，自己当年喜欢摄影，曾拍了一张工人工作时的照片，出于对画面的考虑，找了一个好看的人进行摆拍，父亲一看就指斥说这是假的，“这还是工人吗？”

前面说过，李熏风酷爱读书，他的岳母曾说他：“上炕一个被窝，下炕一个办公桌”。李立滨说，父亲一到礼拜天就要去书店，整个家里摆满了书柜，而且他还不断教育子女读书，给他们办读书证书，要求他们一个礼拜得看几本，还要求他们写读书笔记，并进行审阅批改。也正是在他的严格教育下，几个子女都非常有出息，长女是全国优秀教师，独创幼儿园教学法，长子、次女都在政府部门任公务员，次子李立滨在报社工作，最小的女儿李立晓是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的副总工程师，曾参与鸟巢等建筑工程的设计，入围当代中国100名杰出工程师名单。

不幸的是，1994年80岁高龄的李熏风因病瘫痪，4年后辞世。一生精彩传奇，往事并不随风。